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三十

宋 薛季宣 撰

序 贊

叙握奇經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
七百九字以衆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而存
異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廣都魚復觀覽武侯八

陣石圖愛其丈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詳究聞成都唐碁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閭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為行識者曉知然乍入者至於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虵鳥之為旗法前古服章之辨為并識之得握竒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遠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竒然後知其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竒正庸有窮乎握竒經舊傳

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
說無所考信漢志兵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
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
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偽
訾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
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
神農黃帝伊尹太公范蠡大禹種吳起魏公子廣武君
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畧皆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

者為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竒經權謀在人竒詭
焉用形勢紀綱軍政為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可
為懊嘆舊文奧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難誦習
李筌繪為八陣既為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
以傳訛唯武侯八陣石圖最為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
所發明遂為詮定其文并繪陣圖於後竊詳古人存諸
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經可以自得之
矣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序云風后軒轅臣也握者帳也
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又稱
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
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
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
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

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

為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中既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
舊注奇讀為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為正四為奇餘為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

赴八陣之急處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

衝

衝一本作衝

地有軸前後有衝

一作有風雲

風附於天雲附

於地

附一作朝

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

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

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

為一陣

訖遊

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居其右

驚一作警而無其字

聽音望麾

以出四奇

出一天生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

之字下一本有間字

風為

蛇蟠圍繞之義也

圍繞一作為主

虎居於中張翼以進馳居

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

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披兩端一作

鳥披兩旁

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

氣候

一本下有所字

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一作進以正

合以奇勝一無二句天地以下八重闕以列或曰握機望

敵即引其後以犄角相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

之公孫弘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先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故遷次以成之或

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一無此章或曰握機四字疑文之衍天或圓布不動一作天或不布前為

左後為右

一本左右差左

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一本下有風象二字

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

一作其天衝其次地衝其次風衝其次雲衝

左右相向是也

公孫弘曰此為靜

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

衝之前

一無上前字

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

一作其次地其

次天中間

兩地為比是也

公孫弘曰此為動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即張形布勢破敵攻

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一本自公孫弘曰動靜二義皆雜出經文中

縱布天一

一作兩天一無

兩字而縱字上有雲象龍一勾一作龍者象龍

天二次之

天二一作兩天

縱布地四

次於天後

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之一無下四地字

縱布四風挾天地之

左右

一無地字

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

一無二句
一無天地

字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

雲居兩端虛實二壘是也

一本下有此為動也四字一無

虛實以下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訛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足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字云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此異者天或圓布次由軍定兩端以下為正經而以天有衝止觸類而長列於續圖雲為翔鳥之下今馬本尚

比如

薛氏詮定圖解

按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革旗度進退趨關之法今其文相掇蓋非末學所能離異故并論而分別之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鬪

二止鬪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背一本
作趨

魔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

一作
赤

五赤

一作
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黄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黃下青

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

一作青

陣勢八

一本陣上別有虎翼字非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虵蟠

二革二金為天

三革三金為地

二革三金為風

三革二金為雲

四革三金為龍

三革四金為虎

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虵

舊注此八陣名用金鼓之

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

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虵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

音者全師進南

一作西

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

一作南

加五

角音者全師進北靴音不止者行伍不整

行伍一作師

金革

既息

既一作並

而角音不止者師並

闕

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

當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蛇蟠雲為

翔鳥

一本次繼布天一上

右續圖

圖者經之紀也故列之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讚

動則為奇靜則為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

輪轅

闕

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為
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
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能動物萬
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

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奇兵讚

舊在正陳下移此以便乎讚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

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鷲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虵蟠

風為虵蟠虵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為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
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
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
散之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斷

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犇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魔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警末收魔者指揮角者警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

光目一作光自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隨時棄哀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

舊闕四字

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

以戒後者

一作天下

八陣圖贊

并序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新都者隆土為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

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平流前蔽壁門後依却
月縱橫皆八魁門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新
都舊無聞焉唯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
八才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為江
石蓋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
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
地東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
陣於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為經六九以為緯

體方於八陣形圓於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
制却月可以識竒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下流
湍決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
以言其怒我我八陣實瀨其衝子石卷於灘沙
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若長
城故桓溫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
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鈎連像陣相容觸
處為首則新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

修諸營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
於正而已李興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焉先王
寓兵於農而居之以丘井折衝樽俎而舞之以
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野有鄉遂之法文事
武備未始判為二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地方
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
地文理備焉先天之文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

之作寧武侯私意自營之乎風后握竒有天地
風雲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
馬嘗以立秋日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
則六十四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肆而陣勢寢
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卦之變
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教戰
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非虛語也至於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

握機衡陣之法本諸孫吳方圓牝牡衝方罟置
車輪雁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
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
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
準庸可盡名之乎觀古懷人敬為之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縱橫端如置碁左右有行後
先有列錯綜相成鈎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
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

奮陣形雖八天七攸存四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竒
列於陣後翕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虎
蟠蛇旒龍旂鳥章竒正相生方圓遁出混沌紛紜杳冥
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
設實司啓闕無鍵而關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
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
知迢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
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丘甲本

兵干戚之容萬舞於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睽斜窺
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唯典常在
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竒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
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隳都肆誰其興
之天啓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
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
蒼巨測心服竒才漢興勅敵新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
凌江丘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

壞率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於天於手不已

右諸葛武侯八陣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魚復魁門二丈方圓互見陣隊相容其實皆一法也裴緒采諸家以為八陣常山之蛇而九其法方陣正而厚利變圓圓而無角利守牡前銳後重象劍之鋒利潰北張其兩翼前單後複利吞衝方前衆後疎利以爭險車輪形圓六出強弩四備利進果置張其四翼備在首尾利救雁行前銳後張延邪而行便於左右利於

繞人

八名皆本孫子 方陣白旗四鼓黃帝五行之
金陣吳起之車箱諸葛亮之洞當也 圓陣黃

旗五鼓五行之土陣吳起之車舡諸葛亮之中黃也

壯陣亦名却月黑旗一鼓五行之水陣吳起之曲

陣諸葛亮之龍騰也 北陣朱旗二鼓五行之火陣

太公之雲鳥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飛也 衝方

青旗三鼓五行之木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

也 果置鵠旗七鼓太公三才之人陣一名飛翼吳

起之卦陣諸葛亮之禽翼左傳之魚麗也 車輪熊

旗八鼓三才之地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也

雁行鵬旗九鼓三才之天陣左傳吳起之驚鵠八

諸葛亮之衝陣也 常山蛇陣龍旗六鼓非古也 八

陣轉而相勝更為雌雄法曰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

猶厚勝薄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壯可

敗也故圓勝壯猶聚勝散也法曰銳而鋒者夾擊之
故壯勝北猶複勝單也衝方戰者相促居者有餘壯
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虛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
助者亡故壯勝衝方也車輪兵得成行善冒亂而畏
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之力罌且備在兩旁其勢
不堅車輪四備善衝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
待敵者亡故衝方勝車輪車輪勝罌且也法曰翼而
張者角必薄雁行延邪便於周旋罌且前後橫而中

縱故勝雁行法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兩翼脅其兩旁
故雁行勝衝方也其說如此而所圖陣法不能盡如其

文將由多讀古人之書未暇備詳其制也要之八陣之

法蓋不離乎天地風雲之變衛公六花十二辰陣

六花中軍

及左右虞候左右箱二總管凡七軍中營居中六營六
面以援中軍六軍又各有小營二十二陣一曰中黃二
曰大玄子三曰大赤午四曰破敵丑五曰左寔寅六曰
青蛇卯七曰推亮辰八曰前衝巳九曰先鋒未十曰右
擊申十一曰白雲酉十二曰決勝戌十三曰後衝亥十
四曰遊變中黃十二陣各八百人為一小方陣周十二
隊隊各五十人白雲青蛇大赤大玄加百人以備追
襲餘八陣中抽八百人以為遊變每陣相去百步皆

八陣之正耳近世習知浪戰事不師古兵之形勢豈徒不講爭怪笑而非短之前八陣圖遂皆亡佚李筌法固非古復混淆以壬遁陰陽之流其道可觀今此數家而已論以握竒八陣可以默而識之古人節制之師蓋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陣法竒正節制之所存也取其要附諸圖法後世雖有作者其亦不出此矣

叙黃帝陰符經

陰符經三篇李筌所傳本三百二十七言凡三百六十

三字龍昌期注本衍自然之道靜已下八十有九言以
相校讐定從龍昌期本孫光憲稱王蜀軍校黃承真得
鄭山古本與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猶未聞衍字如此
其多也語云陰符三百字則昌期本若可疑其句法又
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刪也姑存其語以俟後來者
裁之山谷先生以為經出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
也欲文竒古反詭譎不經其言糅雜兵家妄託子房孔
明諸賢訓註可笑惜其不經柳子厚一搥擊也其笑然

矣謂其糅雜兵家似乎未詳經意所在李筌序道驪山老母授經之事大約依放老子河上公序張子房授書地上之說其亦誕矣就令果為寇謙之所藏之故要非黃帝書也康節先生謂與素問皆七國時書為近之矣留侯武侯註未之見李筌又未嘗及妄可知已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易宣包氏工圖虎而圖多包黃帝治五氣而方術者名之此必無之理也陰符經專明盜時修煉在養生者不為無取其文大略效法古文老子語意

謬矣或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誣乎使陰符果無可觀者則何以為道術祖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汎覽兼通無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泚日書

叙古文老子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下經也無八十一章之辨後先文字亦多不與今同走幼讀論語孟子諸書睹其言與章戾疑章分非故書之舊必講師無自得者之為後見黃庭堅論莊子篇名暗與之合為其已見弗敢必其然

得郭忠恕所上孝經古文始知不謬今而獲此可以無疑蓋書之在古初未始不完而正弊於鑿說寢以大譌故其書存失真衆矣今文老子有河上公注實首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為曹相國師修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怪誕不稽葛洪載之神仙傳中封演已知其妄據史記列仙老子傳皆云著上下經是則漢人所言分章

無說而古文嚴密其言上下相明蓋不俟注釋而通坦
然甚著紊其先後則必注釋乃明是故剖分二經以成
其妄道德可判猶曰或然若章而分之義可離矣然則
分章析句可照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廢於後宜也
日走嘗讀老子以為於闔闢為有窺第以矯枉過中失
聖人意欲為訓注以正其然否窮竟其辭乃知其於道
無得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無為道有故
非道也自來聖人之經皆隱不論孔子亦所罕道唯嘗

以一貫語子貢子與易中庸最為幽渺之書其旨良以見道不過示之中制俾人嘿以會通至老子則不然為書務以言盡如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似是矣復不能守之欲以多言範圍自己既而去道彌廓費辭愈多而言不知所從於是有吾不知為誰之子象帝之先之說其弊數數而見不可以毛舉大旨皆依倣道要為名擬之晚益失守弊必流於刑名數術而批糠仁義絕滅禮樂靡不為之者雖以道體之全學者尤所當務蓋去此

則非道而老子斥之晚進學焉故其善者為私已不善則渙漫詭譎而不自齒於世途反道敗德抑又背老氏而馳迹其源流弊生有自雖然讀此書者可以輕利欲祛物我齊得喪潛消悔吝於暗曖渺冥之中在明達之士不可謂無補則老子一書非可廢也世之是非或已甚故為辨析於終篇

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心

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興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
齊乎巽巽東南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
坤地也說言乎兌兌正秋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勞
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之卦也參天
兩地錯綜以變八卦相盪當期直日而三才六位歲時
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幹九宮
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之象也六儀者六位
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

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
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
也聖人制局流遁以體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
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示人以槩範也上士得之可以
明造化中士得之可以測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
蔽者為之任天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
象顧若是乎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帝
堯平秩四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狩豈無天

道通乎人事而已漢之成哀桓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莽卓不順焉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道寫符辟兵則膠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雖至書方貫棗射天殺神祝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尚皆有取諸儒廢焉過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淪於怪其書與術今顧傳於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荐紳先生蓋所

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真聖人之遺術也粹其
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闕卷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龍
圖云

甲歷序

序曰歷之興也其於太古乎作歷者其憂天下乎是故
數十為干以盡日其支十二以盡辰斗建之行以盡月
積月周天以盡歲閏也者集餘分以成歲次者也歲律
之運生民之本也是故數以記之歷以命之古者聖人

之作歷也幽研於易以定數錯綜於爻以應碁法象於陰陽而和順於吉凶通理於人而遂物上古畫動而夜息未有星紀故以木生紀歲未有書數故以結繩致約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規圖於天俯以矩法於地觀五行之文測晷景之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造八卦以調八風作三畫以定中氣始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會萬物之宜是故八卦者八風之象也三畫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包四時者莫易乎歲成歲功者莫加乎

厯厯也者歷往而知來者也。昊英氏作處后潛龍之位，積時為日累月為歲，始作甲厯。以前民用厯之興也，其與易道並行。邪當伏羲代天而王，邪是故在臺傳教告民。示始蓋取諸震，命子英潛龍氏治我陰陽。甲厯蓋取諸革，咨於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於民，俾知甲厯。歲月日時自茲始，無或不敬。蓋取諸巽，甲日寅辰木王於卯。英上甲厯，厯起甲寅。蓋取諸泰，是故易易數也。厯厯數也。厯與易數，儼故能彌縫天地之造，贊治萬物之宜。

一陰一陽與時皆運一寒一暑農作用成寅春得天人
時資理勤歲憫憫百穀以生庶品以寧唯日用而不知
此甲歷之道也歷也者在歲之所行也帝出於震齊乎
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
乎艮歷也者盡易之所之物始於蒙終於備甲歷之用
其歷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始萌也若夫元
會統章窮歷之數則非後時不備

叙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有六十四絲凡六十
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以所傳中秘書孫氏藏書參
校中書內多亡佚以孫氏書詮補圓備故書屢經傳寫
字多舛誤以羊為圭以快為决若此者衆為是正其曉
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為嘉以鵲為觀以烏為鳥一卦兩
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具已刊定可繕寫漢儒傳
易明於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輅數家易俱有
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

雨上御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螳封穴
戶天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螳穴居知雨京房
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實在震林林為焦氏可不疑贛延
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
為候易林用之卜筮尚其占與變者政和間校書郎黃
伯思校中秘書論林自林直日灾祥自直日灾祥之法
雖同出於贛初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悟乃合而一之於
直日卦中求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秘本本朝王佖於

雍熙二年春遇異僧為筮得觀之責其占乃觀中責林
觀責皆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異人
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
若簡易其實非也筮法固於直日林中求所遇卦於遇
卦林中求變所之觀從初決從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
未嘗與術戾僧論一幕掀天一同掃地自有得之繇林
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郎顛
傳天朝班歷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數猶屢

有符效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說未易循也京氏學以卦爻分配暮日坎離震兌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既有之日亦宜然於直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時有一刻二分頤晉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兌用事於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文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

候不必專取諸林漢儒林傳孟喜授易於田王孫得易
家候陰陽灾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
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
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為延壽即
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為諸易
學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焦
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藝文志易有
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尚有之雖陰陽家

不特灾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
諸儒黨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舉
最小黃詔聽留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旣自
可尚綴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尚其辭者於漢氏西京文
字又可忽諸略抄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
鵲林書

冬至坎

上

公中孚

四世

辟復

十一月初

侯屯

二

大夫謙五 卿睽四 公升四 辟臨十二 月二

侯小過四 大夫蒙四 卿益三 公漸三

辟泰三 正月月 侯需四 大夫隨三 卿晉四

春分震上 公解二 辟大壯二 月四 侯豫初 大夫訟四

卿蠱三 公革四 辟夬三 月五 侯旅初

大夫師三 卿比三 公小畜初 辟乾四 月上

侯大有三 大夫家人二 卿井五

夏至離上 公咸三 辟姤五 月初 侯鼎二 大夫豐五

卿渙 五 公履 五 辟遯 二 六月 侯恒 三

大夫節 初 卿同人 三 公損 三 辟否 七月

侯巽 上 大夫萃 二 卿大畜 二

秋分兌 上 公賁 初 辟觀 四 八月 侯歸妹 二 大夫无妄 四

卿明夷 四 公困 初 辟剝 五 九月 侯艮 上

大夫既濟 三 卿噬嗑 五 公大過 四

辟坤 上 十月 侯未濟 三 大夫蹇 四 卿頤 四

唐僧一行云易孟氏章句京房本旨七略郎顛所傳

卦氣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惟齊天保歷
依易通統軌圖自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
上爻與中氣偕終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
其說皆不經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
九六七八是為三十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
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
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易爻當日十有二中
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在

貞氣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馬文正推太玄歷邵康節譜太玄圖坎離震兌氣節直卦皆同一行唯以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從易軌云今術專本京氏用六為法以辟卦為局六時一卦日法以直卦為局二刻一文坎震離兌頤晉井大畜以分數除減半之蓋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六日六百刻皆周而與易象俱終悔吝吉凶亦可直以經卦世爻為斷

叙山海經

古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內別五山外紀八海郭璞注集釐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經八卷六海外二海內大荒經也五山海外經端有條緒海內大荒經汗漫有不可通者是書流傳既少今獨道藏有之又圖十卷文多闕略世有模板張僧繇畫山海經圖詳於道藏圖本然道藏所畫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畫圖有經未嘗見者按五山經山多亡軼意僧繇畫時其文尚完不然後人傳託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据模本姑以道藏經圖參

校繕寫藏之於所傳疑有曰一曰或作之類皆郭注之
舊云一作圖作者今所存也走初讀楚辭文選陶元亮
集見其多有山海經事恨未之見曼求將二十歲方始
得之其所占山川已隨世變草木鳥獸類非久存之物
神怪荒唐之說人耳目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
實而上世故實可供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摛稱引略盡
則此書之垂亡僅在固宜左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
知神姦入山林者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山海

所述不幾是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堯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為二人皆未之詳考於太史公記則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為有本於古或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記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郭氏歎道所存俗之所棄不無稱許之過要之楚辭之學在山海經為所本君子窮神辨物此

書有不可廢者所謂臣秀即劉歆也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應光武之識校讎之世必當王氏時也走讀漢藝文志念其書不多見此山海經雖在亦且亡矣愛之不忍捐棄故錄置家藏書中

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出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員方雖非巧

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趨理義雖
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為道而舍經猶
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
聖之至也顯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天其動也乾道
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
即之峩峩寂如其若亡歸如其若存挹而愈冲撓而愈
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
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

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禪螢鑿之窾元均無事
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周文公其時亨其政行
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
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
其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
子門人又雜記其疑難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
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
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

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
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踏駁不
類乎真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
宜若莫如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矣六經之
奧反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
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
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
願學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迄未知其趨向自

求諸已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嵩鳥之冲霄不至必也亦唯其力之行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為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高卑孟氏於孔氏之門為有功其氣豪而辭下無聲無臭豈其然

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將以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偽從而為取舍焉不隨波於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別之

論語少學序

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緜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則得之不求

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渺就之而不遠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暮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

而淵灑灑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遂取諸右以逢其
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
足以迨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
少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
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
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書古文訓序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曰

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
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
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咏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
忘已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
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
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
不入其中烏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立嘗悉

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
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
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
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
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與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
一時三語若不相謀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
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昭地之博厚而
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霽之

迭興海嶽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

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堯舜
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
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
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
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
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則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
定書最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
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

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癖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叙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序反古詩說

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摭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真古之

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為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於今又二十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為莊姜之詩不云乎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
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戾已
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
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
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
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經解春秋旨要序

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歷

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
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
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官也加春於建子而為王
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
序皆舍周之舊也曷為舍周之舊僭也僭則春秋何以
為經春秋反正之經也禮易詩書始終乎正春秋紀錄
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則五經之教無時
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變常則何始於隱

公疾始變也始變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於此託始焉爾奈何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何史始之作於諸侯也諸侯孰謂謂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記

其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為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言其惡而無私焉爾何用見其善善惡惡而無私也曰直筆以書其事因事而致其離善則善惡則惡不為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褒貶為道其曰不為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以為傳也何託褒貶以為傳舍褒貶則無以為傳矣三傳之所為褒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以不知春秋春秋之教治勢而不亂處羣而不黨是是非非而天下之理

歸之矣不知體要不存教法心移於毀譽而事奪於春秋則是褒貶之說亂是非之正也事辭為教春秋也攷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觀其理不能顯白而待傳以發曰晦也晦之為道傳之為經則事辭之教荒矣孟軻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害雅五侯擅政蠻夷亂夏陪臣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正典常禮法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於舊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

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僭事亂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禮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誰能有反於是列紀以著之修辭以述之會盟朝聘之作師役祠祀之行政漁遊觀之為崩薨卒葬之禮苟失其舊無不備舉可行於當世可示於方來小人憚焉君子達焉則春秋之所用心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晉文昭其義也

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不
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深非亂是
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於辭所謂
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
解之造經用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
已君子苟春秋之為好不以棄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
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漢輿地圖序

輿地圖舊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罷更屬大司空故圖
冠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國輿地圖圖載郡國縣道國邑
鄉亭備之可披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大行奏
可則御史上國請名其所立國其後司空如之事在元
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賀請封皇子三
王及建武十四年三月大司徒漢大司空融請封皇子
諸王奏事司馬子長褚少孫班固取之備三王世家世
祖本紀古之帝王將施疆理之政於天下者曷常不以

圖籍為重哉是故舜釐下土厥有九共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輪廣之數職方氏辨其人民材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訓詔王地事司書掌之漢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圖書高祖以此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用平天下諸侯嗚呼其亦重矣由漢七年長安未央宮建秦氏圖書藏石渠閣御史所掌有郡國輿地畫圖圖自漢氏為之非出遠也語曰天為蓋地為輿輿地之圖

所以盡載地域經緯之數人民之衆寡土地之產財物
之用皆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輕而用可重者圖籍是也
周之衰也諸侯異政六王並起天子無容足之地四方
號令不行焉而天下宗之號為共主者以圖籍之所存
也當時强大諸侯如秦惠宋偃齊湣之屬蓋其心未嘗
不欲舉三川窺周室而出圖籍矣終以不遂由諸侯知
有所重而周守之嚴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強方世世蠶
食東方諸侯其貪肆亦足以騁貪燕督亢地圖上而荆

卿之難作周秦之際取之如此其難也孝武皇帝在位漢興七十有餘年矣典司懈守故淮南王安得以按圖日夜與左吳等謀變部署兵所從入賴天子明聖以時咸服其辜然則殆矣世祖中興初王郎反河北上自薊至信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將軍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聖謨宏大其自謙如此宜乎平一天下化行夷貊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地圖古莫韃日逐王比使漢人郭衡奉

匈奴地圖地輿之內舉上圖籍矣漢元以來此為極盛
孝明封王諸子按圖以知戶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眠
先帝子章帝又以圖均諸國戶口租入新息侯援之說
隗囂大將楊廣曰按輿地圖天下郡國百有六奈何以
其二當天下有四然則輿地所畫其有不備者乎奈
何史亡其人害於因習分率亡紀準望不立名山大川
多略不載雖有龜形又非精審故如山川要塞相去不
能寸數而間獨數千百里視之甚易行之甚難以至違

義失實不可考按司其籍者寧不曠敗矣哉雖然要略
陳者不可罔以大綱形模具者從可彌縫其闕周秦地
圖世既不可復得藏秘書者獨有漢圖輿地後將圖寫
四方形勢周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闕者故當用輿地圖
為本始為舉其撮以為司空序略云

漢書正異叙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寬皆已繕寫可傳始走讀
通鑑考異至京房之諫引吳越世家漢書唐本方今世

傳板本為詳恨生之晚無從啟覲既而遊蜀睹學宮所
樹母氏石經實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於今國子監刊
行本從知故書之幸而存者失真衆矣五季於今不二
百禩諸經漢史家有之紕繆尚此其多他書或止單出
者吁不可及已今諸經既從先儒舊監本出五代中朝
方後蜀之書林甫所訂為不侔矣唯班漢史譌久遠自
典午渡江已然梁武帝時劉之遴張纘到漑陸襄奉太
子教訂正鄱陽王書條異狀十事大略言漢書古本稱

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其叙傳號
中篇略去班彪行事云自有傳合記表志傳為卷三十
有八外戚傳次帝紀諸王次之陳項在其後其韓彭英
盧吳傳叙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唯彭英
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其引今文龍驤亡省馬者又卷三
十七解音釋義以助雅故今本則亡餘史不具可意而
知走意固書之訛其道有二始固以古文寫本後以佐
書易之篆隸之不同其訛一也自固書出漢人學以名

家師說不同傳授滋改其訛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
抑傳者為之卷總其篇褚以代簡故耳今其書亡舊矣
當以顏師古注本為定如世俗模板非唯新故有異而
吳蜀閩楚之傳復有大不同者走私竊病之乃幸自天
得此善本姚令越博通士也家傳宋祁手校漢史具有
唐南唐吳越及神宋再世所刊書間有徐鍇余靖陳繹
宋郊司馬光劉敞劉攽是正處所走喜於獲瑰寶用集
略為二卷得有先後故傳居前雖梁氏舊書不可得見

於顏氏本可以為完矣惜其不及范氏史也當營求補之兇曹以觀漢書可不自有別諸年月日叙

擬班固漢書序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曠官簡編淪廢孝武皇帝時太史令司馬談始憑楚漢春秋記錄漢事談子遷繼世為太史令克舉舊職上自黃帝迄漢麟止整齊其事附益見聞成史記百三十篇變古編年為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厠秦項之列太初而下又

闕不書後世好事荐紳先生褚少孫史孝山陽城衡馮
商揚雄之屬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不足以繼太史公
父子之後最後劉歆書以甲乙相比號稱博洽然猶叢
勝纂錄未就統紀中興茂才徐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
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不為世家紀傳
而已彪子固私就父業探撰前記起元高祖終於孝平
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記表志傳
凡百篇八十餘萬言盛漢遺文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

言史者皆本之遷固嘗考載籍炎黃以前尚矣爰自虞
帝作書上聯堯典仲尼約史為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於書春秋備矣乃其古文質朴書非該贍太史公
創新記傳合事言之史班氏記錄大約作太史公書祖
宗大政疏為紀人臣庶事條為傳紀之所略傳之所詳
也其有舍此錄彼微辭隱義後先互見率婉而成文優
而柔之乃見其旨至若禮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
為漢也宜當備見首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侯王

漢藩輔也拜免歲月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考見
詳之且不勝書譜於旁行會於年表漢廷舊事細大畢
舉矣顧不偉哉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觀其簡嚴
繁縟則知四代所由廢興春秋推見至隱而事辭垂以
為教班氏父子以漢文士纂述漢史其文縱以約其義
簡而明曲折有容遣辭條暢猶風行水上自成文章讀
之如身在漢廷雍容論議之列使人亶亶忘倦謂之良
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幽死其八表天文志女

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益次第或未能盡得彪固
深旨儒者憾焉後世史官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
文旣不足以接固前史而猥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
以自見已學顧第不深考漢書稱殺身成仁者衆矣掌
書隆軼間因他事時或表見固意自有在難與單見寡
聞道也善乎司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
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於當世之文而固褒諱之
辭也嗚呼在遷之身亦是戾已孝武帝焚孝景今上本

紀而遷有蠶室獄戶之禍固贊十二帝紀多錄小善掩
大疵其詳於傳出之亦足以發議者以為務飾主闕蓋
未足與言春秋之義不然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
帝其不堪之矣故為辨說為序冠其篇端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擬郎臣
固作

有漢嗣皇帝以烝烝之孝紹中興之統推祖配天無忘
耆艾闕堂室而興嘆睹旂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聞崇
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仗策豐沛從諸侯士大

夫滅亡道秦誅項王之罪南面而君天下至於今賴之
永維蕭曹諸公密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不一緒其勲
庸功著與為多焉昔殷之先臣胥及逸勤而與從先王
之享君牙祖父以服勞王家而紀於周之太常朕惟十
八侯之功勞輔成漢業不在殷周之後祠於侯國而無
列於祖宗之廟朕甚憚之其令沛郡太守下豐令即泗
水亭高原廟為十八侯位祠庭下如其倫郎班固其銘
勲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光我高祖之烈昭示來世永

永亡窮稱朕意焉郎臣固奏陛下無忘舊勲序次十八侯位於高原廟且欲贊述其事而命臣固為之銘甚盛德也臣愚何足以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之傑又多臣固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議高祖起泗上亭長不階寸土持三尺劍芟頑剗暴五年而建萬世無疆之業此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昔造化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攀龍鱗附驥尾名書鐘鼎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於天下十

八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
相周十亂臣馬臣聞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跨臨清
泗起石梁門闕高祖十二年冬已擊黥布還置酒沛宮
悉會故人父老上為擊筑興故鄉之感歌三侯之章發
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
沛故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以沛宮為高原廟教歌
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人為員世祖建武五年七月
丁丑幸沛祠原廟孝章章和元年南巡狩遣使者奉祠

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漢使者侍祀歲以為
常惟原廟實高帝神靈所舍前世奉祠蠲潔如此孝孫
承承紹述先志有嚴有肅無荒無黷竊意故人父老宿
相遊從而高祖念之至興悲惻十八侯所與共定天下
也君臣之際相與之樂夫豈故人父老之流高祖之堂
乃不在配饗之列佚文隆禮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
不忘本起此豈無待而然哉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
周公頌武吉甫歌宣為泗水亭碑少揚高祖聖神之德

而銘先正元侯之功惟其次曰鄼侯蕭何舞陽侯樊噲
留侯張良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戶牖侯陳平南宮侯
張敖曲陽侯酈商潁陽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
成棘津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陽侯周昌清陽侯王吸
皆有銘其餘功臣如魯侯奚涓廣平侯薛歐陽都侯丁
復繼雖登位十八與前十八侯國名位次時有更易升
降是皆後來之舉或呂后所定非高祖之故也茲不復
叙郎臣固昧死上

漢中興頌序

擬賈遠作

叙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天
傾鼎震大盜席椒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事行
羿浞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帷幄而國命移矣
於是乾坤易位攝提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帝被其誣
罔神怒人怨菑害並興尚且噐噐然譎譎然造作符命
文飾六經自以為山川鬼神可用矯偽欺而狙詐得也
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之統捕逐不道名

著圖錄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隆於地哀矜鰥老之為
匪民而為請命於天乃龍翔白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
宏度濶達列宿為之指使風雲由其翕合瓦飛豹栗而
克徒填壑賊臣授首雖軒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僂
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
大略神謀睿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答根柢河
渚拯塗三輔摧亡堅陣剪亡勁敵待降不死嬰鋒隕隆
萬方後后九服懷仁由是龍戰莫之敢校虵豕亡所與

食銅馬赤眉大槍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
空叁昏州閭野揮汗則晴天零雨培飲則河水絕流旣
乃喪元折首投甲山齊水釋春融扶服奔亡之不暇故
在位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屬謂武
功不可以為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
致丕平復三十而稅一紹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
化行蠻貊於皇躔哉其不階尺土除新之暴高祖之業
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岱岳建

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威信北狄孝宣之治也
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襲五為六雖
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加哉聖上下
武烝烝適追來孝纂述先帝故事以紹前紀聖作明述
綽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東平以本紀示介
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覩茲盛制情動於中歌詠成
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聲韻鐘石文成韶夏雖公
旦穆清之什咎繇屢省之歌無以多讓所謂形容盛德

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
郎猥云文似相如揚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謂倫擬者
也臣遠披服聖訓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
昧學面墻欽奉明詔思自罄竭以稱上心而敏愧食時
名非多識臣遠死罪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
辭之不措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箋傳
臣雖不敏亦欲以通釋善頌同漢詩之文於大雅之訓
故惟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賢王之撰顧不足以發揚

萬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
間識慮淺陝適為詆誣盛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書
郎臣達上

香奩集叙

韓偓香奩集二卷蜀本詩一百一篇京本詩賦二篇詩
一百七篇曲調二章秘閣本同亡詩十篇三家篇什相
糅莒差次不倫以讎比除複重定著賦詩曲詞一百十
二以朱墨辨閣京本皆已刊正可傳偓字致堯唐翰林

學士承旨朱全忠顯命呂偓行禮為簡傲放外以死事
見唐傳曰字致光者謠也偓為詩有情致形容能出人
意表有集二卷其一此書晉相和凝亦嘗著香奩集皆
委巷艷詞猥褻不可示兒時已有曲子相公之號沈括
筆談著論乃以是為凝書陳正敏為辨之設二事以驗
謂吳融集有和致光無題詩二與香奩詩韻正同而此
集序中正載其事一也向嘗於偓裔坳所見偓親書所
作詩卷其裊娜春盡多情等篇多出卷中二也偓富才

情詞致婉麗固非凝及而北夢瑣言載凝小詞布於汴洛作相之後收拾焚毀則凝之集乃浮艷小詞安得遂以香奩為凝作走謂正敏辨得矣傳稱凝嘗自刊已集為板本而特謂香奩集不行於時行不行在凝則此集為可知也况詩與詞曲固有不言之辨其詩有岐下作者而凝未嘗在岐江表志王延彬子繼士與偓子寅亮幼日通家寅亮母尼即荐福院講筵偶見又別者也今詩亦在此什則斯集也為偓語可不疑夫人之著書上

世猶不免沿襲春秋大典亦有十數家書學者不究謂何泛以名取則晏呂之傳為孔氏之經矣以凝艷曲歸僿集者不幾於此乎信筆談者雖甚或於此必自有辨年月日叙

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出秘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讎比正舛譌繫

之杜牧之叙宣城本多羨詩十九蜀姚氏本少亡詩四
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疏其異同於下著姚氏本於上
大校宣城本不遠蜀姚氏本最為審訂皆已刊正可傳
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書有傳其小傳出李商隱悉
已暴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父嫌名不舉進士雖過
中道然其茂富貴達人倫不以時之貴尚蒂芥乎方寸
其於末世顧不可以厚風俗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
或譏以傷艷走竊謂不然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

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失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其輕颺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繡輝煥白日雖難以禦療寒饑終不以是故不為世寶其詩當無日不賦而傳者祇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友朋率蚤死故錄偕亡遺詩李藩嘗集之從其外兄求益授之既久求之不復謾曰長吉素易我我銜憤次骨得其文輒投坑塢那復有詩是必設辭拒藩非實有此遺詩終以不見豈天受寶故耶小傳之說誕矣學者

已不盡信近世任信臣者又記書仙事實之仙者慶歷中長安女娼曹文姬也穎而工書名以藝得睹朱衣吏持篆玉示曰帝使李賀記白玉樓竟召而寫之琬琰家人曰賀死歲三百矣烏有是文姬曰是非若所知也世載三百仙家猶頃刻然乃拜命更衣颺然飛去走稽於傳賀不聞於記事有所長且以落筆章成見稱前史自玉谿子固已記白玉樓事逮文姬更記三百天家日月雖長其敏速尚何道信天有帝王羲之輩皆已亡固不

乏工書之臣何待此文姬者文人設辭指事殆寓言乎
走懼其污長吉故為辨明年月日叙

叙十國紀年

右劉恕吳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後蜀史六卷吳
越史四卷閩史三卷漢史二卷楚史三卷荆南史一卷
北漢史二卷凡十國紀年四十卷以亂世記注知之者
少故文多舛錯差次不倫以校讎是正曉然而闕其所
不可知為繕寫始可讀初唐以方鎮理天下王政之去

自此始自黃巢倣擾藩鎮歸於奸雄尺地一民非復唐有天子獨抱虛器寄身亡所逮朱梁篡弒五代迭興於是遜者王强者帝跨淮涉隴為吳蜀吳越閩漢楚荆之國既而後唐舉蜀孟氏奄其地有之唐氏篡吳兼閩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別為北漢通數十國與七代相終始本末百年神宋龍興然後平一夫亂極而判已離而合天下之常勢古今之所同然者十國之主類無深謀遠略其守臣節奉王貢者絕不知齊桓晉文之事僭帝

空名亦非復湯文之舉齷齪自保偷安一時輔導之臣
皆斗筭小器亡通知王伯大略以致主安民者至其興
亡之迹理亂之源行事之是非謀猷之得失與夫逸民
節士良吏正臣之行已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
不可得而沒者舊書國自為例漉漫雜蕪而不可稽攷
治平中知制誥路振始志九國成一家書惜其得書未
備疏略者多荆南一篇闕而不錄御史張唐英補志北
楚書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嘗從文正司

馬公學與修資治通鑑紬繹館殿畫未閱之書於是哀
集衆家參諸野記纂修斤削以就此編腹笥未傳卧疾
云殆其子居外恕書趣以歸曰吾忍死相待即床下口
授傳之始恕欲為十國百官方鎮表年未就而卒紀年
有文正公序范公淳夫為恕墓表黃公魯直誌其遷葬
其言行舉矣是書蓋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贍簡而詳
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賢於國志舊史遠甚然
而牽於多愛泛取兼收瑣務中人尚多誌載至其書法

端不俟後言而見恕萬年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
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文正公以道學講明洛下恕居
門弟子首列雖嘗第進士終不一去師席使壽而及於
元祐其立朝誠節必亡愧諸公矣不幸而天可為慨嘆
紀年故書無錄第其篇目如上

十國紀年通譜序

事明於一疑於衆舉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分
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

同倫萬國之政繫於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下之禮
明中外之治均比戶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臣何所記
脩律度衡量然猶未免於時狩而同之也周德衰王迹
熄徐楚僭叛征伐行於諸侯正朔不稟於京師國異政
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事不書類以舉其
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為十二侯六國年表稽古之
士得以攷見焉漢世宗紀年建元為國家者循以為故
時移世變自為聲教者往往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

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類曷舉其疑十國判於唐衰
一於天宋中更五代時並異書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
以為病劉恕紀年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衆明疑
一其類矣至於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
為之旁行譜繫列其歲紀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
唐改元天祐而蜀猶以天復名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
於平晉凡七十有六年殊朔別用通譜於左方

武昌土俗編序

武昌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為州進而督藩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間或不忘其故它州攷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幾何而不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見中更倣擾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顧遺墜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四三譌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前修乘者斯問端

俛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履方以知地里况令長之職官
乎故走本記搜圖旁求稗說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
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
必語開卷畧舉以代煩言為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
爾至於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
吾豈敢

書武昌土俗編叙

武昌土俗編鋟木於紹興壬午走旣才庸學寡加縣出

兵荒餘燼無藏書以攷閱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質疑姑
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之凡聞
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名號更易
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者一書之內夫豈不有
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目求取正於當來唯乃仁
人矜此愚昧摘瑕補過易視聽於傳疑使走不以此為
妄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書於筠鄉書舍

序輟彈漏刻

輓彈漏刻始於唐僧文誥行於中軍其制度在十國紀
年簡略不可稽據走官東鄂始於戍將得之其制為二
尺屏風縱橫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解而四截
之斜倚屏中隱其機括蓋以銅華齒齒承以芙蓉為銅
彈十有二銖者十珠投其一於齒齒厯筭道四折而下
墮芙蓉中其聲鏗焉以次發其九彈屏上列牌為識凡
二十牌盡十彈而轉一牌牌盡而復則書其數於紙一
刻為一牌十二牌六十復而晝夜均十二分之每一時

而牌五復盡八刻三分之一總十二時而百刻之數盡
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至夜短極每鼓牌四復餘
一牌有六彈籌閱牌十六餘三彈而差強夜漏漸長每
增一刻則籌加五彈而弱累增一彈每鼓為二牌餘四
彈冬至晝短極每鼓牌六復餘九牌有六彈籌閱牌二
十有五餘九彈而差強此其要略也紀年鼓百二十發
為一刻與今屏漏正同其言輟竹三丈二尺而發一鼓
其長已甚將紀年承舊史之誤抑文誥所造於今有平

易徑急之殊哉要之徑急者其發多平易者其行緩舊
法增今二十四尺十五寸而皆百有二十發前史之誤
可以無疑在易乾象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後
之釋者以為勉強之強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夫天道之
自然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以
測天常之為道也至矣今之為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
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輶彈銅壺一家復有數器為器
雖異所以占天一也在銅壺則有苔水遲疾之誤在香

篆則有麤細燥濕之殊在圭表則有雨暘蚤暮之差戾均所不免人能莅之唯謹而器無爽忒之事者惟輶彈為然輶彈以二尺之屏一丸之彈仰占天道而造次所持行之一人見之於用自強不息與天為徒君子終日乾乾斯其意矣走竒其物小而可重也將廣其傳於世故為序之云

送甄雲卿赴西宮學官序

道家者流有金丹之術走初未之學謂如漢方士說者

丹砂為黃金則可以致神仙其語信荒唐問於道學之
老人老人曰金丹謂內藥也鍊神與氣母以外物傷吾
內則大藥可就而大仙可致化人之祛可執老聃之舌
可咋洪崖之肩可拍矣走矍然曰是在吾術內但異名
耳孟軻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尚論於古之人此
仲尼所以告曾子曾子語單離居者安得通方之士與
之共論此術哉雲卿念八兄以易名家壯歲取科甲聲
名藉藉在人耳目間一時公卿大人見之無不傾挹仕

不輒偶一鄉之士類無得而親疎者走罷鄂陵長始獲
交於雲卿出原丹一篇蓋是說也從此與之交孰知其
為人自處之高風斯在下道心內切罔象曷求焉是固
雲卿所長要亦為雲卿累雲卿教國胄子分職在閩中
騰達飛黃必自茲發也居貧抗手曾不能為黃金以贖
其行嘗聞閩多古書道家之藏為甚富雲卿尚友今之
君子豈皆不足與於斯乎雲卿志抗浮雲氣充天地持
其志無暴其氣日益日損神氣有不充邪吾意其必且

堂拜其母氏知其聚指過百家不至豐殖教撫族父之
孤甚至走益知其內行蓋學士大夫之卓然者然亦未
知其所自得它日麟之攝事郡府以文字出入諸臺間
奏記之叢日不暇給倏然以一編書寄走尺牘將之曰
家謀尚矣近世於此殊略吾不忍也蓋嘗譜吾繫姓皆
有所示公其為我叙之矍然曰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
辭為略書氏姓之說冠諸篇首曰姓性也分於天而判
於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別宗祧非姓曷以明族類正人

倫非姓曷自會生齒治百官非姓曷得蟠天錯地振古而今措之中夏而準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姓性為然先王因生以賜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後世生類益夥因土著以明族望古今異道其為教本一而已晉昺析民始遷僑舊旣南安於土斷魏更官氏華族是同南則王謝朱張北則崔盧李趙雖曰喧囂是競辨族之意猶謹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纂譜繫之學猶班班馬五代王十國判義養盛宗姓淪人知其所

自生蓋千一矣記有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學士
大夫則知尊祖矣世譜之作所以知族姓明祖禰之所
從生也可不重哉麟之知之矣譜其得姓之始氏族之
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傳信百世之學也不知則
闕不敢誣其祖矣麟之之為是書也上不敢誣其祖下
將傳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漢之車公唐之負氏百
世之上烏知此道哉諫曰應者乃麟之欲知其人觀其

譜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銓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三十一

宋 薛季宣 撰

記

未央宮記

丞相鄴侯臣何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陛下從天下義
兵誅亡道秦西都關中以根本制枝葉天下幸甚京師
諸夏之父母也要令四方諸侯知有所法今咸陽遭項

氏殘滅之後堂殿泯毀櫟陽長樂承秦故雖靡敝一時之制非法度之宮也臣不勝大願昧死請陛下詔有司度長安地作天子之宮曰未央為漢家建萬世亡窮之業臣何昧死再拜以聞制曰可尚書令下御史將作按地圖以詔書從事丞相裁處其宜太卜卜筮并吉七年初作宮長安因龍首山以抗前殿東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其高三丈五尺殿北營宣室殿為帝者之正處掖庭宮在其內有漸臺以供眺望曲臺殿石渠天祿麒麟

三閣藏先代典籍及名臣勲著承明殿廬為文儒著作之地織室暴室凌室為織文染練藏冰之所其外周廬環列繳以徽道宮垣有闕門二正北端門曰玄武闕其東蒼龍闕四面設公車司馬典受四方章奏立太倉武庫所以儲國用謹兵防也宮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疏山以為臺殿不假版築高出長安城其二月上自平城至見長安宮室壯麗怒曰天下匆匆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宮室過度也丞相何曰天下未定故可

因以就宮室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
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即自櫟陽徙都長安九年十月
未央宮成上朝諸侯王置酒前殿上為太上皇壽曰始
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
殿上皆稱萬歲自古帝王興建都邑未嘗不為子孫久
長經遠之度是故詒遠莫若儉禹都安邑湯作亳從先
王居周文武作都豐鎬周公營洛邑其始未嘗不卑宮
室謹法度降及後世瑶臺瓊室興焉且富不期驕人情

好泰侈大生于安逸此理勢然也作法于儉其弊猶奢
以奢示人而謂子孫不吾加者丞相之計豈不踈哉豈
不踈哉抑嘗聞先生長者言高祖項羽皆楚人也漢始
都洛五年夏上感留侯良奉春君敬說即日駕之關中
居櫟陽其秋擊燕王荼六年取楚王信七年征韓王信
上皆行幸關東至洛陽初項羽既燒秦宮室或勸羽自
王關中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高祖雖
居關中自言遊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蓋

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東也。鄼侯作宮宏侈，因貳以濟，殆託辭決定都之計者哉。雖然，猶有憾焉。令何稍知古今畧法先王而通其變以安上志。高祖樂于從善，使後嗣知所準則，可亡奢侈之弊。且高祖以漢太祖而猶出言誇大，何法官乃復窮奢極靡。子孫安取制哉。其後孝武帝新作宮殿，孝成帝興建昭陽，土木被金珠楹桷，加文鏤增高極于雲漢，窮幽達于泉壤，侈過寰宇，超越振古財用，殫竭于上，人力困窮于下。其視孝文皇帝惜百金費

罷管露臺遠矣初未央宮世世增廣有臺殿四十三池
十三山六其臺殿三十二池十二山五在外餘在後宮
門闥中外凡九十五而掖庭有月影臺雲光九華鳴鸞
三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成帝又增後宮八區為
內殿十四宮城開拓後至二十八里宮館益盛而漢業
衰矣詩曰商邑翼翼四方是極高祖有馬又曰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孝文皇帝近之矣臣愚學不足以通古今
之志願何以書漢先帝積累之業惟以列職太史典司

著述敢效周書明堂作洛謹昧死記未央宮興治本末

如上

未央宮

亦曰紫微宮

殿

前殿承明

宣室

麒麟

溫室

金華

清涼

亦曰延清室

永延

壽安

平就

廣明

東明

亦曰延清室

飛雨

通光

曲臺

宣德

四車

亦曰白

宣明

長年

見德

延年

玉堂

亦曰白 含章

神仙

昆德

神明

高門

亦曰高

溫調

龍興

敬法

亦有則 朱雀

右三十五殿在外

按漢宮殿疏溫室在長樂宮漢宮闕記班固西都賦在未央宮

三輔黃圖後二宮皆有溫室玉堂漢書在建章宮
三輔黃圖未央建章宮皆有玉堂而建章宮自在

殿內

椒房

昭陽

飛翔

增城

合驩

蘭林

披香

鳳凰

鴛鴦

安處

常寧

萑若

椒風

發越

蔥草

鈎弋

右十六殿在後宮掖庭

按鈎弋殿與鈎弋宮名同三輔黃圖宮別在直門南又成

帝於後宮八區又增至十四殿而椒房鈎弋二殿不在數中未詳

堂

朱鳥畫堂

室

非常暴室

閣

宣室天祿

石渠

麒麟

臺

玉臺通靈

果臺

鈎弋

觀甲觀

蘭臺

漸臺

浪語集

五

山 東山 西山皆有臺

田 弄田 倉 太倉

門 四面公車 青瑣 司馬 金馬 作室 閭闔

闕 玄武 曉闕 蒼龍 白虎 庫 武庫 屬車

府 靈臺 內府 署 內謁者 虎威 官者 章溝 鉤盾

獄 披庭 廩 未央 承華 長樂 騎馬 路軫 亦名 大馬 路軫

園 彘園 虎園

右未央宮室之雜出于傳記史籍者附記于上亡者闕之其制度為不足取皆畧而不書

岐陽石鼓記

有序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
移置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皇祐四年司馬待制池
知鳳翔日使向傅師求之于外偶之田舍覩春梁石曰
有文察之鼓也向既易以他白于是十鼓復完其文刻
鼓扛間皆大篆唐時書畫尚備自杜甫韓愈韋應物益
已歎其不無闕劃及今歷年四百而文漫滅過半其書
之可辨者十鼓凡四百四十有九字中有複字十六總

四百六十有五字其丙鼓五句

左騂騂騂右駮駮駮我以躋于原麋豕子玃孔

字庶麋鹿雄兔

丁鼓二句

鑿車華敕貞弓孔碩

戊鼓八句

鱣鯉處之君子漁之有鱒有鯽

其翊孔庶其漁維何維鱣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

辛鼓十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

我馬既駟君子員獵員獵員遊鹿鹿速速君子之求也鹵弓茲以時我其特其來

癸鼓二句

載西載北勿奄勿伐

凡一百十有一言可讀其餘字畫高古文義嚴密又多

剗剗不可訓知攷唐貞觀時吏部侍郎蘇勗記元和吏

部侍郎韓愈天寶工部員外郎杜甫蘇州刺史韋應物

歌近樂學士史太平寰宇記歐陽叅政修集古目錄梅

都官詢蘇侍讀軾蘇黃門轍詩王學士鞏手記皆稱鼓
文為史籀書周宣王時物也唐人之善書者如虞世南
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古妙韋應物以為李斯嶧山
之罽刻字比之懸隔而歐陽公亦謂書非史籀不能作
徒以文細刻淺而傳久遠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
畧不道且不見錄于隋志以為可疑者三又謂韋稱宣
王以文王之鼓刻之以韓言宣王之自銘為信公豈未
之思也刻文埋沒後見者多矣摸搨既衆其壞亦速王

學士言鼓以頑石故能獨久然唐及今不六百歲而
謠闕已半鼓為唐出可以無疑皇矣歌文王居岐之
陽今鼓適在岐下車攻列于小雅亦為宣王之詩以
為鼓出二王不為無據走謂考文觀古當取其最近
者從之獵而肆兵周之政禮然爾至于時王甚盛之
舉若禹有塗山之會啓有鈞臺之享者事獨昭于當
代得以特書成王岐陽之蒐亦其事也銘功金石古
之銘識實然歐陽言韋意失之要亦宣王復成王之

政而為之銘鼓爾走既為之論說重為追記之云
禮重制器能銘夫銘自名也自名其先之令德勒之
彝器而以傳世詒後孝子孝孫之事也夫人莫不有美
銘稱其美義之盡孝之至也惟賢者而後能銘銘必有
當也岐陽之蒐其周禮之盛歟昔者周王文武繼夏商
而有天下成王幼續二王之末業三監及淮夷叛王既
踐奄還歸豐鎬用大蒐于岐陽召六事合諸侯作六師
程文服而簡車徒焉是納民于軌則以毋忘武備禮之

大者也。大禮之備，由成王始也。鼎銘夏也，盤銘商也。几杖、研席皆有銘，周也。先王之所以昭德垂訓也。石鼓以銘先王之道，宣王復古之蹟也。大蒐之禮，比年而講，不煩而就事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帥執提，旅帥執鞶，長執饒，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所以辨等威而嚴節制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爲覆質，以為絜，必有事閑之不可踰也。置苑蒔設望表，蠻夷守燎，不與于盟，重夏也。仁義之尚，勇力之賤，示之以

好惡也射御之節禽獲之獻禮以行之義以成之大蒐
之備禮也禮備而銘于鼓象事也鼓于五聲無當焉而
五聲弗得不和為鼓而銘尚其和也堅石無文磷之虞
也十也者盈數也不顯之為德有聞之為聲先王之範
後王之則也是故紀勲烈永聲名者莫尚乎銘道古今
會名物者莫詳乎篆漢焉無朕混焉無形品物昭章天
籟斯應者銘詩之著也遊龍攫天三辰下燭輝光磅礴
萬物咸章篆畫之工也非宣王無以銘成王之烈非史

籥無以通宣王之志一舉而兼得之也惟石鼓然哉君子曰備禮者其惟成王乎能明文王之道成武王之伐以周公為之相以史佚司其禮農隙講事百度修舉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君子曰善繼者其惟宣王乎收汾王之墜緒遵成王之舊禮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天下喜于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史

籀通九代之書明一王之法損益就一家之學用同天下之文宣王之心成王之式銘之鼓石而法垂于後世四方達焉無疆述焉可謂上下察矣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又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使媚于庶人

得欽崇豆記

欽崇豆失其所從自博五寸深一寸有半首高三寸足

高不知有幾銘十有五字皆古文蓋商器也湯既伐夏受天命制禮器而豆作焉故其銘曰帝欽崇元祀作豆佳旅其典神天子永帝者商王別號祀其年稱旅古祭名欽崇警戒之辭也惟我祖左相之誥湯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今銘文有之夫為器者必冶金茲乃錫鑊即是數端而驗必湯器矣傳稱湯之盤銘曰德日新而此云欽崇典神天子永起居之戒交儆君臣觀古人之立言靡或不根于道人乃睹物思敬非心將安自生嗚呼美

矣夫物之得喪信有不偶然者湯有天下吾祖實左右
之同功阿衡于今三千有餘載豆隱而復出乃歸于走
家昔邵伯在周王人之良耳聽訟一時之事何與人息
止甘棠猶不忍伐況此商之餘器吾祖有言勒焉雖其
足不具完可不為家寶也後之孫子其觀器思人毋忘
乃祖之忠勤而背夫著戒之意則斯器也分典于家為
不忝紹興強圉赤奮若二十有七年冬辜月二十有二
日甲甲商左相末孫季宣得豆于延陵謹齊心而為之

記

記漢尚方劍

漢尚方劍銘曰陽朔元年二月甲辰尚方鐵工臣某作
紹興壬申歲走管荊州機密時園夫治竹簡地有得玉
裴劍具還其主者走疑劍在密令尋訪果得之按陽朔
成帝紀年尚方漢工官也漢法常以月食時鑄劍供天
子服用當時器物多以小篆勒銘此劍鍛鍊成之皆隸
字為可疑者然漢靈器鮑氏鐙銘盡漢西京隸刻此銘

字法高古且劍匣之不銹非今人所能為也王莽解劍
佩玉璣賜新都侯相可徵玉環具劍漢世侯王之所通
服朱雲借成帝尚方斬馬劍膠佞臣張禹亦可以想知
當時尚方作劍之利是劍雖非成帝服御要亦斬馬類
也走初買劍以同幕李子都父剛正好古學知漢隸出
使驗視子都彈劍咤曰此劍可以陸斬牛馬如安昌侯
者鄙夫陸陸何用盍吾刃乎今屈指十七年子都隔在
泉壤撫劍銷黯視几案間所用銅雀臺甬瓦舊研亦子

都見遺淚涕霑臆拾其遺言作記

新作祭器記

有國之制祠事覃于縣者六春秋用事者二歲凡七祭
孔子在廟社稷風師雨師雷師在壇勾芒氏為位著為
令甲令長主之齋潔以祠神答如響俎豆尊罍必有物
交于神明必有道肇自干戈搶擾隊禮相循鄂縣祠神
褻器而已聲容文物非復舊章君子以禮先民無大乎
此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玉帛鐘鼓之器是宜禮樂之正與禮樂之情斯焉有
取釋是而觀禮樂吾不知之矣是則豆籩簋簠之用果
不可虛予以備物致材振修逸典攷文制器合法應圖
銘諸俎而為之記辭曰惟皇帝紹興三十有一年某月
甲子武昌之長臣昧末區東薛某祇顯相寅恭祀事率
時國典作于茲下邑禮神洗一尊一壘一皆有勺簋籩
十籩二十豆二十有六爵二十坩十有二俎六盤二壺
四篚四用寶嘉薦以享以祠將永實爾後人典祀無疆

其粟粵以中秋釋奠于先師孔子用充庭實春秋之禮
徧于羣祀俎豆有列酌獻有儀我不敢知神之肝鬻祭
神如在其庶幾乎周文公之頌云籩豆有踐孔子曰俎
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古之君子修
禮于廟堂之上而德教加于百姓普天之下無思不服
萬世圖攷其遺法不敢一日而廢豈他道哉旨必有在
君子于是乎觀禮禮將不外是矣

吳太皇帝廟遷造記

今皇帝即位之始年制詔中書樞密以太尉殿前馬步
軍都指揮使成閔為京西湖北路招撫使俾擇地形便
置鎮戍守太尉臣閔奏武昌吳孫氏都會際江中流居
先蔡之衝實為江浙外蔽地饒水草便于輸運宿兵當
有根據臣謂出師戍之宜遊奕軍統制軍馬臣王公述
世將家沈鷲有方畧可任以重請以其軍先事戍武昌
事聞召對某殿命坐從容論幾事合旨厚賜而遣之時
某假令武昌為列壁于灌嬰之故壘壘南有安樂宮故

址卽之以為射場中場有吳太帝祠久廢弗治僅存蝸
舍廟貌傾頽王公好學知古今常慨然有廓清中原之
志乃飭士馬礪戈兵必以身先之不憚勞力士亦便安
其政師律以和既而歸功于神曰斯吳之舊壁也我仍
其故師安焉豈太帝神靈陰隲我后樂制置得宜所致
然哉且人一飲一食當知所自思其人猶愛其木可居
其地而不知經始者乎且神祠在吾射場飛矢日流于
右雖在神無射于我安乎于是卽官北墉求爽塏之地

而奉神其上雖祠房函丈而棟宇深巖自一階除一窻
戶以至奉祠之具靡不親為料理求所以為堅固永久
者又作下舍居祝俾供灑掃之事曰斯可數十歲矣若
夫斥廣修增壯則有俟乎後之人寢成屬走為題其榜
且書其事走按祭法法施于民則祀之惟太帝經理是
都為今成憲且其功烈實有加于武昌之民祠于武昌
合乎祀典而王公不忘太帝之烈走知其事上必忠視
新廟之規模知其器度宏遠私喜朝廷任寄之得在太

尉公為知人勉為濡毫而又鑱銘于石銘曰

袁山蒼蒼楚江環回神所安兮熊羆鼓鞶經營洛師有
前規兮奕奕其宮肅肅其祠誠感至今椒酒蔗漿宰肥
黍香永無終兮

忠顯王廟復薛夫人像記

走讀五代雜說于周世宗知劉衛王之關弓命中徙座
當之謂有英王之畧衛王識天命之有在至于投弓折
矢而氣不為少挫見其忠臣之誼薛夫人割子之愛不

以汙劉氏之門卒斬成喪慥慥乎士君子之行賢德參
會並行不悖遠眎牧野首山之盛孰謂衰世之無人哉
初衛王死節壽春世宗追詔崇獎有曰姓名忠于所事
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入可比朕之南伐得爾為多復
壽之忠正軍曰以彰君之節唐元宗尊寵封爵而酌之
曰神而有知受吾命邪歆周惠邪其夕夢王拜庭下若
奉詔然嗚呼王之忠昭昭矣世宗仇也為之褒稱動色
元宗君也至死知之不盡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祇相

萬此仁人志士所以起莫知之歎也五代詎今已遠故
老無存惟王城守之勤事多遺落至其死官之烈周典
實大書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薛夫人之懿姓氏不
聞于人裨官事班班焉以故知之者鮮走嘗謂天性之
愛在古壯夫烈士有大義不能奪者以霍將軍之忠斷
于此不能無憾夫人減親之地其處之綽綽然申令軍
門有以嚴閨閫之制退而成服不失母子之至情士君
子之中庸夫人幾是矣名不昭于當世豈不傷乎走嘗

追緝五代遺書恨不得夫人之姓夏初將命賑荒驅馳
淮右覽隳城之延壁眺御砦之故山既已懷古思人拜
王之祠得夫人之姓于麗牲之石其有獲于我心者至
矣尚恨新祠之作夫人之像設不與存焉屬郡將高公
以忠臣子世不忘君受知出守橐臯邂逅因以其事語
之公甫下車以奉安告且屬走記其事走不得辭媿不
能文直書其意而已高公愛其名也觀公政之先後可
以知其志之所立云乾道壬辰下元記

克齋前記

克齋之故名曰損齋損齋損私之齋也仲尼稱克己復禮為仁老氏謂為道日損人雖不同言理不异今夫人之生也涵虛而無體曰命通一而無方曰性命不易也性不遠也物其故有也道亦其故有也耳目為聞見奪心志為利欲移然後私意萌公義隱迷惑失道貫習為常其故有盡亡于是為小人伍往而不返則將與飛走俱日遠于人遂不可求諸人域收心正性故聖人貴焉

今人病之切身孰不務亟其去習非害性之為人患不切于病乎人知病而不知非聖人于是乎不作仲尼展跖其元顧不同邪仲尼貫一以明之道師表乎萬世跖也違之不悟天下號名大愚猶之水然清明自其本性埃塵渾之以濁本性固存定而澄之則為清明也于其元奚辨人能去惡以復性又何讓于聖人哉皆知弗為者非他私奪之也走生二十有三年矣日聞道于聖人之書然臨事輒失其情益知勝私之不可不格是以及

之大易取損卦以名書堂曰損齋以為居處期將齊心
窒欲反本歸仁日革非心庶乎盡于此生也損益盛衰
之始敢即以銘之

儼若思齋記

并銘

混焉曰太極形而為兩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布列森
羅罔知攸究向之所謂太極者宜若亡而故存故能化
物無迹觸感唯應孰知其所以然非至靜曷能與于此
夫人之為物萬物之靈也頭足具天地之象知識出事

物之表誰使之然有道主于內也味者不固其本疲精神而它求孜孜焉汲汲焉唯恐或遺而遺之日多患于忤物而于物益忤此無它不知所以用之不能盡已以盡物也聖人傳心之要豈有它哉亦惟吾之故有是歸是體而已吾支行父子車子所謂養其大者之人也以為道不遠物萬物豈異于人必欲周知物情沒齒將恐不既莫若反求諸己即聖人毋不敬之語行之自誠而明將以盡其性合德于太極安居壞室寂寂窮年外則

淵如塊如不言不笑雖記云如齋如尸殆無以異非唯此也亦能處衆于喧闐之中雖撓之萬端卒莫以動其靜比其言也復無遠于物情使遇主而見之施為將見其有不言而化者矣嘗以其事告曰禮始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而後安民哉蓋本于正心也心正乃靜靜而定則浩然之氣為吾體體此則心烏乎動道烏乎加死且不移況于小屑利害以之窮理理不吾畔以之推物物將焉潛故古人務在至誠治入其餘事耳我欲事

斯語勿失用名書堂曰儼若思齋子幸為我記之走于
行父為知己不可以辭即叙其語而為之記夫齋之為
言齊也謂齊其心志也心志一而無適則太極不遠物
動靜無或遺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無為而為莫能
臻無思而思亦莫造雖一身至虧大而天地不我過與
夫馳神于外物役其志者可同年語哉然其狀則幾是
曰儼若思齋顧不甚得如久于其道則其來者將何如
耶爰為之銘銘曰

乃躬在是乃心在彼逐物忘身烏知天地心君中立寂如太虛形神不違齋莊如愚或之其它或誠于敬望之不分道有奇正

克齋後記

始走以損名齋記其命之之意既三祀矣友生有至自錢湖者道其所聞曰上方作室禁省謂之損齋竊嘗睹齋記闕 堯文詢之于人良是也小臣矍而慨曰聖人與我同慮哉夫人道道而行是則人所共有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誠足喜哉禮貴賤雖不嫌同名而天壤一號不可也假名存而毋害亦不能一朝居也思有以更其名而未得已而知所以自解曰天道人所共有可以君為道而置之哉仍故名而不安亦辟之而已爾君臣之學自有辨又何疑焉于是即記以求名而克已復禮之義名齋曰克叙之以續前志曰顏子問克已復禮之目仲尼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仁者人也仁之道謂人無之可哉唯以物遷

是以去仁而不省聖人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
動容周旋中禮不違于終食之間物何自遷是以仁決
乎四體夫如是乃盡人之道顏子之所以拳拳服膺而
毋致自失具體而微者也學者以顏子為準繩于此豈
可不務走細人也固不可以希聖然知仁者人之道則
吾之道也吾雖失道將可自絕于人克己歸仁何敢緩
也顧走之失有不若人者八焉聞道而未之能行一不
若人也放心而未之能制二不若人也處已而未之能

盡三不若人也多言而未之能法四不若人也樂善而
而未之能擇五不若人也愛物而未之能容六不若人
也居世而未之能處七不若人也任私而未之能去八
不若人也凡所為不若人者皆性天之所無有從欲而
得反身而未之能善有一于此不可謂仁況有其八乎
弗亟去之無以為人矣及今能以禮自克率性而知道
哉或庶幾乎可也為詩銘之以自警云

穹弘地天瀕瀕無垠唯道參之粹焉者人人安其仁則

惟聖神往而不反曷為其身循道而行無事于勤出入無時乃凝乎真勒之銘詩請法先民

絃歌堂記

狂生之治武昌有堂以休其燕處命之曰絃歌或詢其名以絲聲問者曰吾不識操縵安知琴瑟然則永言將何若曰吾不分清濁安知聲調是則此堂何以曰以臨官臨官古之道與曰吾不知其今古居斯可得矣居而視其實則其邑之所為設無非世俗之政胥徒皂隸充

乎闡傳別質劑盈乎前條教在門賦財在帑所聽者獄
訟所問者催科汨汨營營無或絃歌之事或者愀然不
說曰異哉子之政斯亦妄人而已矣雖然猶有說也之
子曾不是聞乎太古之治有樂而無聲琴而無絃者以
身為器以心為律建之以太極制之以中和翕而作之
皦而純之繹而成之八音克諧律呂斯應動天地感鬼
神有生之類無不獲者矣夫如是也絃歌之事可得而
畧也中古患不得乎此于是乎有樂經之教中和以節

其內音律以宣其外弄之以器聽之以聲琴以禁之歌以訛之非辟之心無自而入矣仁民而愛物未有學非是道者今子上無得乎彼而又此之畧疲精神于刑政不求諸內而于簿書期會之間役役焉謂其堂曰絃歌吾不知之矣狂生曰吾過矣吾過矣所求于太古之道則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吾何足與聞之苟居今之世不變今之俗誠其意正其身愛其民律其吏明其期會察其簿書謹其貨財時其徭役上無沈蠹之失下無非橫

之征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窮民為有所赴愬耕而食織而衣用不犯于有司禮義興行于下四封之內民吏各安其所居一堂之上而民弗吾罪仰不愧俯不忤憂不患乎失職則絃歌之事其或庶幾乎若夫興禮樂制田賦一風教致和平吾無事焉有天子之職官在所求于太古之道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則吾豈敢吾過矣吾過矣由書為之堂記

松風閣記

郊壇岡陰郎亭之麓精廬左闕松風之故閣在焉初涪翁復自巴中訪坡公之逸迹裴徊九曲信宿松下嘯歌成韻因風名閣閣磐箬谷俯寒谿臨灑澱之淵睨萬松之嶺江山浩渺吞吐風雲引領而東縹緲萬象故雖空谷之內遠瞻無不屆焉西山多奇此景為最日者松林茂密中燼于劫灰松風之名猶以人著主僧作新軒檻請走記而題之惟翁學行文章固已播人耳目頌述其事非所敢為聊叙閣之廢興與其得名所自登斯閣者

詠涪翁之句眎西山之景指顧斯得自應不改其舊名
崇孔柏曾何翦伐之有哉松風颭颭當蓬然起矣夫然
則蒼髯之木安在乎閣之成壞信能種松木萬本來萬
壑之清風追舊觀于來今亦西山一勝事也好古博雅
之君子將有意于斯文

新作殊亭記

武昌之西郎亭之首有亭歸然而高超然而迥者縣大
夫孟士元之殊亭也士元為令武昌才兼政迹作亭殊

異有贅史之漫記焉唐之刻文磨于俗令亭高記古同
永空山其所以為不亡者抑有其道武昌古都也遊觀
之迹往往而在山川秀異觸處皆有走初易殊亭之邇
未之嘗問泛然一投足雖湖山江沔顧見古人俛首內
觀則亦有未能見殊于世者嘗謂為政法古猶宜繼古
人之志當其事任漫不加理使奇人舊迹堙沒自我其
政為可知矣庾公南樓猶虛成于江鄂之郡殊亭偉觀
故不可堙諸草莽也以亭居澗飲寺後爰命主僧作而

新之斥廣舊基粗為寬大建以九月甲子以十月甲子落成聊記載其歲時用見廢興之自至山川之殊狀遊眺之殊極則次山之記在

誠臺記

武昌牙堂之後架有隙地數畝自更世倣擾廢為汙萊蟲蛇麋鹿之與居莫有一顧睇者走尸縣數月始命疏而闢之樹之以修篁焉誅茅雜草恍若有得邑堦之下披隴如臺轟然天成不畚不築下顧城邑居掌鞅間林

山蒼蒼環遶三面青蔥蘸碧非圖畫可擬寒溪辟暑之
臺殿累累然墮吾目中真吳楚之奇觀也武昌鄂故地
在魏為吳孫氏別都東晉為江州刺史治有隋徙郡而
縣英豪雋偉之士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人也以仲謀之
雄傑元規之清尚次山之文翰而猶無得于此予何人
哉于斯有見則天之所賦于我者不薄矣可不敬之記
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故夫斯臺之作豈人為哉
命之曰誠臺焉明自成之義也其銘曰

凌雲已頽巖瀨殊異如何此臺天平自成

寒溪堂記

寒溪堂舊址在今堂西北二十步之路隅面莽依山環
為牆壁草茅翳塞僅給將迎遊衍登臨蓋無足尚走到
官之始亭朽而顛會要之途送迎無所于是鳩工命役
更作新亭以為寒溪之名為斯邑望而堂不稱不亦虛
乎乃從主簿毫黃君邦俊尉番陽王君相躬行相宅縱
步溪干旋反求之得堂基于高岡之上火茅殺竹不築

而成東望崇丘逶邐相屬嶽岑嶺岫聳翠相遭避暑之
宮九曲之嶺高低隱顯如點綴其西南江水重湖西北
時見寒溪在下樊山處西肇建此堂適當其會四周曲
檻不設門墉制矩從中弗侈弗陋勞來送往眺望遨遊
凡今之人唯意所適蓋已西則就下秋夏或淪于水稍
北有地可闢春冬取道又迂則又斯堂之為基後來當
不可易贈行折柳雨雪來思如得其人安知不為他日
武昌一勝賞也紹興上章執徐歲孟余之月記

勝亭記

江出岷山沿流東于三峽放于雲夢之澤吞洞庭之水
納湘沔而東之至樊山而少折樊山之址得古郢城為
吳孫氏之故都其地前左水澤右背山陵青嶂澄流映
帶環合如屏如畫觸處清陰荆山而南一奇觀也由縣
而北有亭峙于岡阜不知誰何氏所作世目之以勝亭
焉遊武昌者入境而改視入邑而改觀其山川之秀麗
原田之沃衍固已甲于荆楚或不可以名狀至于登勝

亭窮遠境觀江流之汗漫望淮甸之平夷右西塞而左
東坡泛中原而涵大澤淮山如拱躡踞參差郎岑西來
重岡數疊龍蟠醜水聲如佩環旦夜陰晴雲霞萬狀自
冬徂暑葭葦黃蒼雪月之明光景物之變見紛紛擾擾
有不可得而齊者內觀其邑已覺天壤之間天下江
山之勝其孰能尚之走始欲更其名而不可聞攝令程
鵬舉嘗請書于楊退翁運屬于是取榜懸之且為之記
昔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遊勝者不幾

于是乎

正己堂記

誠臺以北得射圃之舊地帶江面嶺据岡阜而極坦夷
真武昌之形勝也自中興偃武徹備諸城汨沒苞蕭非
復往意乃紹興己卯詔書閱弓兵武事于是邑尉番陽
董君經之營之番陽王君踵而成之張設射侯創新堂
陞適走行保伍之政因命同僚落焉王君為堂請名走
命之曰正己以為大人正己而物正射法于是乎取故

正己而後發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己至于升降步武揖
遜威儀一本諸躬用能不爭古之觀德者以是厥有旨
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則射御
之旨執寧足以知之古者寓兵于農非徒教戰而已射
御之法使人知之知正己以成身則天下無事矣武昌
當天下孔道南隣大治豫章北而申蔡蘄黃為姦人盜
賊之淵數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亦濶矣王君與走之
為此蓋將發政于弓兵聯保伍之民遊于此學于此閱

習于此以自成于此由正己而格物其庶矣哉

艮止亭記

說卦艮為山為門取象不同同歸于止故曰艮止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是以大學之道在止于至善禹曰安汝止惟動丕應徯志止之為義亦大矣天不止則不清地不止則不寧人不止則不行物不止則不成天地萬物必有止而後誠也知止斯靜靜斯安安斯應安身應物萬世不易之道其唯止之云乎法像于山不幾

于是鄂巖邑也枕山而縣郎亭樊阜西南而來西北而止重岡復磴曲折委蛇自下而高不知其幾疊也翔飛之勢萃于牙庭止于誠臺之所舊通徑路為之閉曰山門下直誠臺趣乎射圃徘徊轉眄無限青山修竹蒼蒼映帶官柳廢而不治茅茨塞矣走為危亭四礎弗侈弗庫小徑依然其門不改周遭設檻以適登臨即之可以闕去來閉出入居之可以極遊眺共賦歌景物風光今後庭之極止也中外有適何莫由斯唯天地萬物之生

成未始非出入于艮邦畿千里固惟民之所止也縣成
天子始終之政可不知其止乎占經卦而命之名故亭
名曰艮止庶幾厚終于敦艮不為外物而遷抑止躬之
誼也後之君子信能不改斯度以觀象乎兼山動靜惟
時思止其位用光明于是道不亦善乎

梅廡記

武昌尉寺舊無憩息之地退食之次燕伸無所番陽王
彥材作尉此邑始即其堂之中廡少加葺堊闢其夾砌

樹梅焉命之曰梅軒以便安其退省而請記于走曰梅
嘉果也吾取其實珍其味其花芳潔雅淡吾高其致裒
其馨香故名尉之德稱者宜莫若梅子真吾慕其為人
相吾名也又梅之別則夫花樹之植吾庭砌者唯梅為
宜名軒以梅其誰曰不可走曰公言得已而未之盡也
夫梅之為物非其果之尚也窮冬凜寒怒風號雪凋零
百物竹栢猶瘁此木之常也而梅花于是則其操為可
稱也芳香婀娜鬥綵凌霞以豔相高以芬相軋此花之

態也而梅齒香潔白之為素則其德為可貴也木無不實無實于果甘酸異味適口一時此果之材也而梅有鼎羹之和則其用為可重也德純而不二恬素而弗矜四時一是華實相當古之人有合于是見覽于後者非子真而誰歟斯焉取斯公比德于是矣斯廊也而謂之軒斯名之未正正名梅廡昭示後人與公臨廡之梅名德俱稱茲居翦伐之戒非甘棠比矣彥材唯唯因書榜而為之記

浪語集卷三十一